

幽怪錄卷之四

張寵奴

長慶九年田令公弘正之失律鎮陽也進士王泰客焉
聞兵起乃出城南走時兵交于野乃晝伏宵行入信都
五六里忽有一人黃色隨來俄而大顧泰曰此路絕險
何故夜行泰默然久之以誠告之曰鎮陽之難矣大曰
然得逢捷飛亦卽之福也許捷飛為僕乃可無患泰私
謂夫人行爽于顯明之中者有人責行爽于幽冥之中

唐隴西牛僧孺編

者有鬼誅今吾行無爽於吾何誅神祇尚不懼况妖犬乎故可以正制之耳乃許焉犬忽化為人拜曰幸得奉侍然捷飛鈍于行請元從暫為驢借捷飛乘之乃可從行泰驚不對乃驅其僕下路未數步不覺已為驢矣犬乃乘之泰甚懼然無計禦之但伏正而已偕行十里道左有物身長數尺頭面倍之赤目而髯者揚眉而笑曰捷飛安得事人大曰吾乃委質於人乃曰即奉無怖大頭者低面而走又數里逢大面多眼者赤光閃閃呼曰捷飛安得事人又對如前多眼者亦遁去捷飛喜曰此二

物者以人為上味得人則戲殺而爭食之困然後食今既去矣餘不足畏更三五里有居人劉老者其家不貧可以小憇俄而到焉乃華居大第也大扣其門有應而出者則七十餘老人行步甚健啓門喜曰捷飛安得與上客來大曰吾遊冀州不遇迴次山口偶事于即即以違鎮陽之難不敢晝行故夜至今極困願得少休老人曰何事不可因揖以入館泰於廳中盤饌品味果粟之屬有頃而至又有草粟筐貯飼馬化驢亦飽焉當食而捷飛預坐曰倦行之人夜蒙嘉饌若更有酒主人之分

盡矣老人曰不待啓言已令滌器俄有小童陳酒器亦甚精潔老人令捷飛酌焉遂與同飲數巡捷飛曰酒非默飲之物大凡令家樂有上客而不見復誰見乎老人曰但以山中妓女不足侍懼安敢惜焉遽召寵奴有頃聞寵妓至乃美妓也貌稱三十餘拜奉而坐其南辭色頗不平奉請歌即唱老人請即必辭拒犬曰寵奴之不肯歌者當以無侶為恨耳側近有花眼者亦善歌盍召乎主人遽令邀之未頃呼入乃十七八女子也其服半故不甚鮮華坐寵奴之下巡及老人請花眼即唱請寵

奴即不唱其意愈不平似有所訴巡又至老人執杯因請不得老人頗愧乃笑曰常日請歌寵奴未省相詎今有少客遂棄老耒耶然以舊情當未全替終請一曲寵奴拂衣起曰刘琨被段足碑殺却張寵奴乃與老野狐唱雜着燭火俱滅滿廳暗然徐窺戶外似明遂匍匐而出趨其廡即大暮也馬繫長松下舊僕立于門前月輪正午春問其僕曰汝何者何為曰夢化為駒為人所乘而與馬偕食草鳥黍考尋前路而去行十餘里天曠途耕人問之曰近有何慕對曰此十里內有晉朝并州刺

史劉琨歌姬張寵奴墓乃知是昨夜所止也又三數里
路偶有板骷髏傍有穿穴草生其中這視之若四眼蓋
所否花眼也而思大頭多眼者杳不可知也吾嘗以儒
視世界人死固有鬼以釋規之輪迴之義理亦昭然柰
何此妓華落千載猶歌于冥之中則信乎視之衣
聖賢有不言者也

葉氏婦

葉誠者中牟縣梁城鄉染人也婦耿氏有洞晦之日常
言曰天下之居者行者耕者桑者交貨者歌舞者之中
人鬼各半鬼則自知非人而人則不識也其家有牛驛
而角者夫婦念之可知矣元和二年秋忽有二鬼一若
州使一若地界入圈視牛曰引重致遠毛角筋骨可愛
者吾州無如此牛也若地界者曰何遠役追牛曰王之
季女適南海君次子從車五百兩上一牛皆天下之災
俊者河南道配供十牛當州唯一只此牛耳盍報使乎

遂去其婦視牛則惴惴然喘汗流若沃水矣其翁染也
遽取藍花塗之纔畢有軍吏紫衣乘馬導從數十騎
而仍視牛則異前所報矣軍吏大怒執地界將決之責
曰貴主遠嫁一州擇午既此牛中柰何虛妄對曰適與
衙官對定所以馳報及廻失牛乃本牛主隱匿也請收
牛主問之牛不遠矣乃令促主人來遂數人登堦粹其
翁以出其家只見中惡呼不應矣長幼逸而呼之婦獨
不哭乃汲水洗牛藍色盡見界吏牽去而翁復來上堦
乃承呼而起曰吾為軍吏責以隱牛方欲洗滌賴新婦

自洗遂得於歸使視其牛已死矣楊曙方宰中牟聞此
說乃召而問之一無謬矣

馬僕射總

檢校右僕射總元和末節制東平長慶二年六月十日
午時寢熟夢二軍吏乘馬入中門及堦而下一人握刀
拱于前曰都統屈公公驚曰都統誰耶曰見則知矣
公欲不去使者曰都統之命僕射不合辭不竟衣服上
馬一吏引一吏從遂出鄆州北郭門數百里入城又數
十里見城門題曰六押大都統府門吏武飾威容甚嚴

入一二百步有大衙門正北百餘步有殿九間垂簾下有
有大聲曰屈上階陰知其聲乃杜司徒佑也遂趨而陞
二閣豎出卷簾既而見之果杜司徒也公素承知交交
契甚深相見極喜慰勞如平生生遂揖坐都統曰莫恠奉
邀否佑任此官年勞將轉上司許自擇替中朝之堪付
重權者今揣量無踰於閣下者將欲奉託耳此官名大
押大都統隙不是過也且以大庇親族知友耳人之
生世白駒過隙誰能不死而又福不再遇良時易失苟
非深分豈薦自代權位既到幸勿因循公曰生為節制

死豈為民陽祿方崇陰位誰顧直使為王且不願况都
統哉杜曰上請授公天命難拒文符即下何能違天公
曰天聽甚卑亦從人欲柰何自取求替誰其天命乎杜
曰終與公公豈能免公曰終不受都統安能與必若以
鬼相通豈無天乎杜乃顧謂群吏曰公既拒事不諧矣
公曰渴請兩盃茶杜乃促前茶從吏曰僕射既不任不
合飲此茶况時熱不可久住宜速命駕俄而牽馬立於
故處公辭將去都統步步送之既下階執手曰勉脩令
圖此位終奉遂乘馬南行舊吏引從如初乃却從故道

党超元者司州郟陽縣人元和二年隱居華山羅敷水
南明年冬十二月十六日夜近二更天晴月朗風景甚
好忽聞扣門之聲令童候之云一女子年可十七八容
色絕代異香滿路超元邀之而入與坐言詞清辨風韻
甚高固非人世之材良父曰君識妾何人也超元曰夫
人非神仙即必非尋常人也女曰非也又曰君知妾此
來何歆超元曰不以陋愚特垂枕席之歡耳女咲曰殊
不然也妾非神仙乃南塚之妖狐也學道多年遂成仙

業今者業滿願足須從凡例祈君活之耳枕席之娛咲
言之會不置心中有年矣乞不以此懷疑若狗微情願
以命託超元唯唯又曰妾命後日當死于五坊箭下來
晚獵徒有過者宜備酒食以待之彼必問其所須即曰
親愛有疾要一獵狐能遂私誠必有殊贈以此懇請其
人必從贈禮所須今便留獻因出束素與党曰得妾之
屍請夜送舊穴道成之後奉報不輕乃拜泣而去至明
乃鬻束素以市酒肉為待賓之具其夕果有五坊獵騎
十人來求宿遂厚遇之十人相謂曰我獵徒也宜為衣

冠所惡今党即傾蓋如此何以報之因問所須超元曰
親戚有疾醫籍臘孤其疾見罔非此不愈乃祈于諸人
幸得而見惠願奉五素為酒樓費十人許諾而去南行
百餘步有狐突走遶大塚者作圍之一箭而斃其徒
喜曰昨夜党人固求今日果獲乃持來與超元奉之五
素既去超元洗其血卧于寢床覆以衾至夜分人寂
潛送穴中以土封之後七日夜半復有扣門者超元出
視乃前女子也又延入泣謝曰道業雖成准例當死為
人所食無計復生今蒙深恩特全斃質脩理得活以證

此身磨頂至踵無以奉報人塵已去雲駕有期仙路遙
遙難期會面請從此辭藥金吾十斤收充贈謝此金每
兩值四十緡非胡客勿示乃出其金再拜而去且曰金
烏未分有青雲出于塚上者妻去之候也火宅之中愁
焰方熾能思靜理少慰俗心亦可一念之間暫臻涼地
勉之勉之言訖而去明農專視果有青雲出于塚上良
父方散人驗其金真奇寶也即日携入市人只酬常
價後數年忽有胡客某詣曰知君有異金願一觀之超
元出示胡笑曰此乃九天掖金君何以致之于是每兩

酬四十緡收之而去后不知其所在耳

戶縱之

尹縱之元和四年八月肄業中條山西峯月朗風清必
吟嘯鼓琴以怡中一夕聞簷外履步之聲若女子行者
縱之遙謂曰行者何人曰妾山下王氏女所居不遠每
聞郎君吟詠鼓琴之聲未嘗不傾耳向風凝思于蓬戶
以父母訓嚴不敢來听今夕之親有適人者父母俱往
妾乃獨止復聞父慕之聲故來潜听不期郎之聞也縱
之曰居止接近相見是常既來听琴何不入坐縱之出

迎女子乃拜殿之界復之引以入戶設榻命坐儀貌風
態綽約異常但耳稍異較之以為真材女之尤者也山
居閒寂頗積愁思得此甚愜心也命僕夫具果爇茗彈
琴以怡之山深景靜琴思清遠女意歡極因留宿女辭
曰父母如何縱之曰喜會是赴回不夜歸五更潛復閉
戶為獨宿者父母曙到亦何竟之女笑而止相得之歡
誓將白首綢繆之意無不備足天欲曙衣服將歸縱之
深念慮其得歸而難召也思留質以繫之顧床前有青
花毡履遽起取一隻鎖于櫃中女泣曰妾貧無他履所

以承足止此耳即若留之當跣足而去父母召問何以
說告焉杖固不辭絕將來之望也縱之不听女泣曰妾
父母嚴聞此惡聲不復存命豈以承歡一宵遂令死謝
繾綣之言聲未絕矣必忘陋拙許再侍枕席每夕尊長
寢後由可潛來若終留之終將殺妾非深念之道也綢
繆之歡棄不旋踵耳且信誓安在又拜乞曰但請與之
一夕不至任言于隣里自五更至曉泣拜床前言辭萬
端縱之以其辭懇益疑堅留之將明又不敢住又泣曰
是妾前生負郎君送命于此然郎之用心神理所極修

文求名終無成矣收淚而去縱之以通宵之倦忽寢熟
日及窓方覺聞床前腥氣起而視之則一方凝血在地
點々而去開櫃驗毡履乃猪蹄殼也邊策杖尋血而行
至山下王朝猪圈血踪入焉乃視之一大母猪無後右
蹄殼血引牆下見縱之怒目而走縱之告王朝々執弓
矢逐之一矢而斃其年縱之山下求貢雖聲華藉盛終
終無成豈負承之罪歟

王煌

太原王煌元和三年五月初申時自洛之緱氏莊乃出
達春門二十五里道左有新塚前有白衣姬設祭而哭
甚哀煌微覘之年適十八九容色絕代傍有二婢無大
夫侍婢曰小娘子秦人既筭適河東裴直未二年裴即
乃遊洛不復小娘子訝焉與其輩二人偕來到洛則裴
已卒矣其夫壘于此故來祭哭耳煌曰然即何婦曰小
娘子少孤無家何婦頃婚禮者外族其舅已亡今且駐
洛必謀從人耳煌喜曰煌有正官少而無婦莊居緱氏

亦不甚貧今願領微誠試為咨達婢笑徐詣姬言之姬
聞而哭愈哀婢牽衣止之曰今日將夕矣野外無所止
歸秦無生業今此即幸有正官而少年行李且贍固不
急于衣食必欲他行捨此何適若未能抑情從變亦得
歸体柰何不听其言耶姬曰吾結髮事裴今客死洛下
綢繆之情已隔明晦碎身粉骨無謝裴恩未展哀誠豈
忍他適汝勿言吾且當還洛其婢以告煌、又曰歸洛
非有第宅決為客之于候何傷婢復以告姬顧日將夕
回稱所抵乃歛哀拜煌言禮欲申哀咽良久煌召左右

師騎與煌同行十餘里偕宿彭婆店禮設別榻每聞煌
言必嗚咽而泣不敢不以禮待之先曙而到芝田別業
于中堂泣而言曰妾誠陋拙不足辱君子之顧身今无
歸已沐深念請備禮席展相見之儀煌遽令陳設對食
畢入成結褵之禮自是相歡之意日愈懇慤觀其容、
婉婉言詞閑雅工容之妙卓絕當時信誓之誠惟死而
已後數月煌有故入洛、中有道士任玄言者奇術之
士也素與煌善見煌顏色大異之曰即何所偶致形神
如父耶煌笑曰納一夫人耳玄言曰所偶非夫人乃威

神之鬼也今能速絕尚可生全更一二十日生路即斷
矣玄言亦無能奉救也煌心不悅以所謀之事未果白
不遣人請歸其意尤切纏綿之思不可形狀更十餘日
煌復入洛遇玄言于南市執其手而告曰即之容色決
死矣不信吾言乃至如是明日午時其人當來即死
矣惜哉惜哉因泣與煌別煌愈感之玄言曰即不相信
請置符于懷中明日午時資窹入門請以符投之當見
本形矣煌乃取其符而懷之既背去玄言謂其僕曰明
日午時芝田妖當來汝即必以符投之汝可視其形狀

非青面耐重鬼即赤面者也入反坐汝即必死之時
視之坐死耶其僕潛記之及時煌坐堂中芝田妖恨來
及門煌以懷中符投之立變面為耐重鬼執煌已死
矣問其僕曰如此柰何取妖道士言令吾形見反掉煌
卧于床上一踏而斃日暮玄言來候之煌已死矣問其
僕曰何形僕乃告之玄言曰此乃北天王右脚下耐重
也例三千一替其鬼年滿自合掉替故化形成人而取
之煌得坐死滿三千年亦當求替今既卧已終天不復
得替矣前觀煌屍脊骨已折玄言泣之而去此傳之僕

岑曦

進士鄭知古睿宗朝客於相國岑公門下有日矣一夕
 寢于內廳夜分遠聞衆鬧祈哀之聲傾耳聽之聲聲漸
 近既而分明聞其所救人曰岑氏寒微未達于天下幸
 而生之曦謬掌朝政其心畏懼未嘗敢危人設使婦人
 而持權者其心亦猛于曦矣即曦手對御物生無怨人
 死無怨鬼何所觸犯而當此戮唯使者怒之某等當使
 曦以陰錢百萬奉謝泣告之聲盈路俄見大鬼餘蓬頭
 朱衣執長劔踰墻而入有丈夫婦女老者少者亦隨之

世宗錄卷之四

五

入或自投于墻下遮拜其辭慷慨大鬼不顧又踰中門
衆以紛紜而入食頃聞闔門大哭之聲驚起聽之大鬼
者執曦頭仍出門內哭聲極哀若有大禍衙鼓將動稍
稍似息知古彷徨不知所為行於廊下以及鳴鼓發
中門大開廐吏乃驚馬導從之士儼立于門下矣知古
微覘之聞曦起而覩冠矣有頃朝天時至執炬者告之
曦簪笏而出撫馬歎上忽捫其頸曰吾夜半項痛及此
愈甚如何急命書吏為簡請展前假小憩之遂復入行
數步迴曰今晨有事須自對別強投簡而登馬知古所

見中夜之事小駭益憂有頃一騎奔歸曰相國伏法
家當籍沒知古踰垣而出免馬法司所詰前拜泣而來
怒者蓋岑氏之先也僕常聞人之榮辱皆稟自陰靈惟
此鬼吏其何神速矣乃知幽晦之內其可忽之乎

李沈

隴西李沈者其父嘗受朱泚恩賊平伏法沈乃逃而得
免既而逢赦以家產重僕悉施洛北惠林寺而寓生焉
讀書彈琴聊以度日今荆南相公清河崔公辟群弟進
士于皆執門人禮即其所與遊者不待言矣常以處士

李擢為劓頸文元和十三年秋擢因謂沈曰吾故將適
宋四期未卜兄能復舟相送乎沈聞其去離思浩然遂
登舟初約一程程盡則曰兄之情豈盡于此及又行言
似有必竟不能別直抵濰陽其暮擢謝舟人而去與沈
乃下汴堤月中徐曰承念誠又兄識擢何人也沈曰辨
懦之士也擢曰非也擢乃真官頃為洛州都督故在洛
多時陰道公事故不任畫乃得與兄同遊今去陰遷陽
托孕于親已五載矣所以步步邀兄者意有所託沈曰
何事曰擢之此身藝難為足唯慮一捨以身都醉前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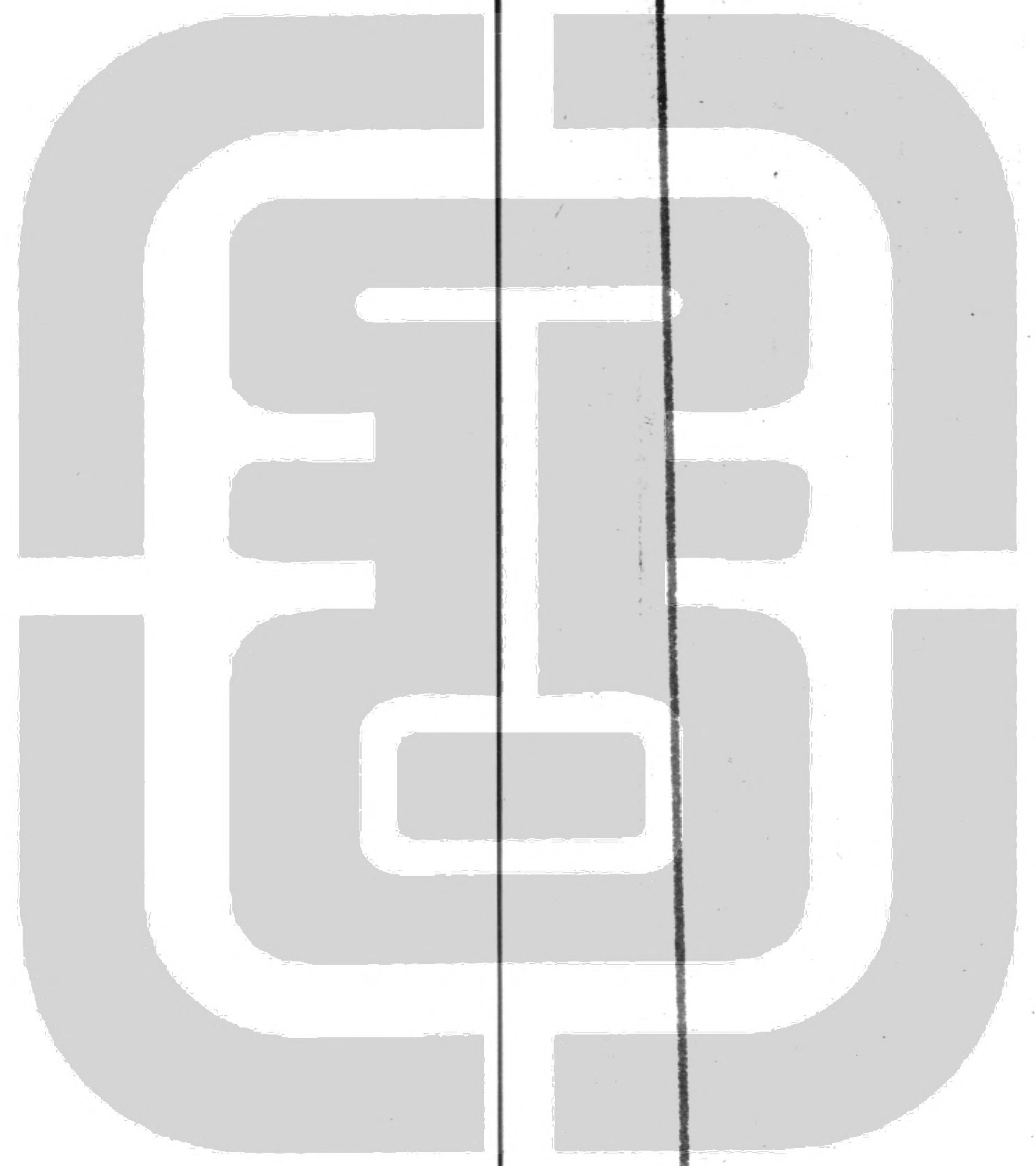
祈兄與醒之耳然擢孕五載寓親腹中其家以為不祥
祈神祝佛之法竭貨而為擢尚未往神固何為兄可往
其家書朱產字令吞之擢即生矣必奉兄絹素兄得且
去候擢三歲宜復來視之且曰主人孫久不產者某以
朱字吞之生兒奇惠今三載矣思宿以告之故復來也
可取兒抱卧夜以伺堂人閉戶即抱於靜處呼曰李擢
記我否兒當啼啼即掌之再三問之擢必微悟兄宜與
擢言洛中居處及遊宴之地擢當大悟悟後此生之業
無子遺矣此事必醒素以婦擢乃後榮盛兄不可復得

從容矣兄聲名籍甚不火當有大諫之拜慎勿赴也赴
當非壽此郡北三十里有胡村村前有車門即擢新身
之居也言訖泣拜而去遲明沈策杖訪之果有胡村叩
門求懋掌人翁年八十餘倚杖延入既命坐似有憂色
沈問之翁曰新嬾孕五載矣計窮術盡畧無少徵沈因
曰沈道門留心頗善呪術不產之由見之即辦遽令左
右召新嬾來沈診其臂曰男也甚明惠有非常之才故
不拘常月耳於是令遠具產所帷帳床榻畢沈執筆若
祝者朱書產字令卷之入口而男生焉翁極喜奉絹三

十疋沈乃受焉曰此兒不常也三歲當復來為君相之
言訖而去及期再往乃曰前所生子今三歲矣願得之
一宿占相之掌人喜而許之沈夜靜伺人抱之遠處呼
曰李擢今識我否兒驚啼沈掌之曰李擢何見我不記
耶又掌之兒愈啼而問之者三四兒忽曰十六兄果能
來乎耶沈因與洛中事遂大咲言若平生曰擢一一悟
矣乃抱之歸宿足明朝告其掌人曰此兒有重祿乃成
家之貴人也宜保持之胡氏喜又贈絹五十疋因取別
乃憶醒素之言益以三才五星隱其成數耳以沈食祿

出竹録卷之四

七



程